

巴塞罗那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CPH  
中欧夏令时 201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 — 11:00 至 12:30  
ICANN63 | 西班牙巴塞罗那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好的。欢迎你们。大家上午好。每个选区日总能在会议室里遇见许多人，大家围坐在会议桌旁畅所欲言，这真令人高兴。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加入我们。我们给大家发送了几个问题，你们也给我们发送了几个问题。我认为这一跃然 (Goran) 将会加入我们。他现在正在另一间会议室。

玛盾 (Maarten)，我想你应该在这里。

我们可以开始 — 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些问题开始，那么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看你们的问题。我们希望等跃然到来之后再回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2019 年的优先事项是什么？让我来猜猜。其中一个优先事项是以 G 打头的。

保罗·迪亚兹  
(PAUL DIAZ):

我不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

贝基·伯尔:

谁想回答一下？

保罗·迪亚兹：

好的。我是保罗·迪亚兹，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主席。当务之急，我认为每个人都了解，这是我最后一次以主席身份参加 ICANN 会议了。对于注册管理机构来说，我们即将会组建一个领导团队。唐娜·奥斯汀 (Donna Austin) 将会接替我的职位，成为下一任主席。我们将会进行职能转换。萨曼莎·德梅特拉 (Sam Demetriou) 将由行政副主席调任政策副主席。来自 PIR 的贝斯·培根 (Beth Bacon) 将成为新任行政副主席。乔纳森·罗宾逊 (Jonathan Robinson) 将担任我们的财务主管。虽然他们都很有工作经验，但这是一个新的领导团队。所以我们的一个优先事项是，尽快使出干劲，让我们的团体就像在当前团队的领导下一样正常运转，不断迈向未来。因为正如你们所说，我们拥有一个以 G 开头的大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我们不想花费太多时间来寻找我们的 — 或者说保持向前的势头。其他优先事项，与 EPDP 相关的一切必然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在解决我们的问题时，我认为你们将会发现我们有些事情需要进一步留意，这些将成为我们的重点和优先事项。董事会的意见在适当情况下可以帮助塑造我们的想法和规划。

格雷姆·邦顿  
(GRAEME BUNTON)：

谢谢，贝基。我是格雷姆。我认为你们主要会听到，我们 2019 年的优先事项几乎完全是确保我们完成 EPDP。

贝基·伯尔：

这可能就足够了。很好。

---

下面我要转向下一个问题了 — 由跃然来提出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我知道，我们将会处理你们的问题。我猜想我们将在这一整个星期讨论这个和下一个问题，也会在处理你们问题的过程中涉及到这个问题。

谢林 (Cherine)，由你来开启这个问题，好吗？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谢谢贝基。我认为你之前把我说成了跃然，是吗？

贝基·伯尔:

我不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向你道歉。

布莱恩 (Brian)，你来启动这个问题好吗？

(笑声)

谢林·查拉比:

谢谢。也许我首先应该说说为什么董事会要询问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可以为讨论设定一个框架。

这是战略规划活动的一个部分，七个月前，自巴拿马会议以来我们就开始与社群合作进行这项活动。

正如我在昨天的开幕致词中提到的，社群确定出了将为我们的战略计划提供信息的五个主要趋势。其中一个趋势就是治理。社群在提出治理问题时指出，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已逐渐发展并适应了 ICANN 的需求，显然，这对我们的合理性和我们开展业务的方式非常重要，为了满足社区日益增长的需求，它有可能变得不那么有效并且更加昂贵。

所以这不仅仅是涉及政策制定，更多的是与我们作为社群的全部活动有关。

社群确定的一些具体趋势包括在整个社群和我们的活动中增加对包容性、问责制和透明度的要求；改进我们的政策制定流程，以通过更有效和及时的方式达成共识；由于兴趣两极化导致对进度停滞不前的担忧；对志愿者短缺和疲劳的担忧；对无效审核的担忧。

此外，还讨论了技术社群的无效参与，这个问题应该予以关注。另外，还有人担心 ICANN 公共会议一场接着一场，会使得规模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会议越来越混乱。

这就是社群所说的。这不是董事会说的。

还要提出一个警告，这就是 —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对我们至关重要。我的意思是，这是我们处理业务的方式。它已经很好地为我们服务了 20 年，并且它还将继续再为我们服务 20 年。

它正在逐渐发展成熟。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意愿和勇气来考虑这个问题，进行一些修改，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强大，与我们的组织更相关。

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提出这点的理由是，这将成为我们战略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目标。

董事会打算向社群发表咨询文件，了解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如有），以及它应如何在截至明年 6 月这个时间框架内发展。同时，我们希望与社群开展尽可能多的对话，让我们多多倾听社群的意见。董事会对此问题没有答案。

董事会不会有答案。董事会希望倾听社群的意见。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说说自己的看法。我们昨天已经与 GNSO 进行过这项讨论了。你们中有一些人也参加了昨天的讨论。GNSO 非常直言不讳，不仅讨论了一般事项，还讨论了与政策有关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凭借其 PDP 3.0 占据领先地位。所以，他们已经在考虑这些问题，特别是在构建共识等方面。我们今早与 NCSG 开展了讨论。有一些有趣的暗示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包容性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关于参与度的问题。

它们主要侧重于 PDP。在 PDP 中的参与程度是否应该比过去更理想？

关于干预的问题。每个人的每次干预都必须 — 可以阻止进展吗？或者是否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干预，同时考虑到每个人的想法？例如，讨论了主席的角色以及如何在 PDP 中达成共识。对吧？是通过投票表明达成共识还是主席可以说我们已达成共识？

人们提出了许多意见。我向你们提出这些，是为你们提供一些想法和供你们思考的问题。

这就是背景。我们现在正处于倾听模式。我们希望参与。我们的想法是在明年 5 月/6 月的时间框架内提出一份咨询文件。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你，谢林。我是格雷姆。这个方面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十分期待参与这个问题或这些问题。有许多这样的问题。

针对如何改革 PDP 和其他流程，我在我的社群中听到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在那方面探讨实质内容，因为这听起来好像我们将要完成整个过程。我认为我们应该将整个 PDP 视为一个整体。也许这里存在着不同类型的问题。因此，也许应该设立不同类型的 PDP。我认为这适用于社群内其他类型的流程和方法。

我们非常关注这点，因为 — 大家知道，完成工作所需的资源对所有社群和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并且确保我们能够做到高效、前进、包容、负责和透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可以看到大家在陆陆续续地举手，这很好。我们很感谢董事会启动这个话题。我们希望更深入地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

贝基·伯尔：

观众中有一些人举手了。麦克风在谁那里？麦克风递过来了，杰夫 (Jeff)。

杰夫·纽曼  
(JEFF NEUMAN)：

打开了吗？早上好。杰夫·纽曼。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和艾芙丽 (Avri) 共同担任后续流程 PDP 工作组的联合主席，现在是和谢丽尔·兰登-奥尔 (Cheryl Langdon-Orr) 共同担任。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话题。我不断思考如何包含更多的人，当然，最终的问题是我们在编制最终报告的过程中如何衡量共识。

我要问的一件事是，董事会是否可以询问能够完成的非常具体的事情。我不断了解到，我们希望 PDP 更具包容性或透明度。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我认为现在已经进行了五到六次会议，后续流程领导团队在会议期间与 GAC 进行了至少一个小时的直接会面，反复开展了对话。

当人们说“我们希望你们更包容或更透明”时，我会回答说，“好的。请告诉我，我们有哪些可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

根据他们的回答，你可能会一无所获。你没有获得什么具体的信息。

所以这些都是人们喜欢说的热门话题。它们都是些老生常谈。为这些而奋斗是很好的。我会全力以赴。我们正在尝试通过后续流程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已经将 GAC 直接加入到一个新的工作轨道的 PDP 中，他们认为这个工作轨道处理的问题非常重要。

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我无法预言建议的结果，但至少他们非常深入地参与其中了。

我们会尝试很多新事物。

我会说，当提出新事物时，许多不同的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工作组中，我们认为一种很好的办法是，当人们提出意见时，我们就了解了人们的看法，并且还能了解这些意见是由哪个团体提出的，或者这是否属于个人观点，以及我们是否可以直接向某个团体（无论是 IPC、BC 还是注册管理机构）寻求答复，并且了解、保持和创建更多的问责制。

所以我们为这些团体创建了联络人这一角色，我们可以将问题直接提交给他们。

紧接着，人们反击说这不是我们做事的方式，现在你们正在创建这种赋权社群，或者你们正在为那些赋予他们太多权力的个人创造这些角色。我们将不得不应对变革的持续阻力。

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把问题说具体。我们应该在流程中保持一些灵活性，鼓励社群允许进行尝试和采取不同的做事方式，而不是对抗一切。

贝基·伯尔：

谢谢，杰夫。你的发言非常有帮助。

肯·斯塔布斯  
(KEN STUBBS)：

大家好，我是肯·斯塔布斯。我出于个人意愿在此发言。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从业 61 年了，所以我有一些经验。

众所周知，经验就是胜利和失败的总和。所以我试着为大家提供一些建议。

首先是：不是你们在运作 ICANN。是员工在运作 ICANN。你们的责任是监督员工，确保他们在朝着董事会确立的目标努力。我看到的很多情况是，将事情推向你们，然后将其推向员工。转换过程中出现了太多的损失，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希望在发展过程中提供自己对这个过程的想法，而不是在过程中提供一个视角，就像它是作为解决方案提供给你的一样。



但是谢林在此提出的一点非常必要，那就是在更有效和及时的政策制定下有效地利用资源，完成工作。

你们应该没有这样做。这是员工的职责。你需要给他们提供指南。但是，如果你们接受我们的建议，将它们提炼出来，然后将它们提交给跃然，我宁愿看到一个会议，有主要员工与董事会一道参加，并将时间转变为一种头脑风暴会议，看看是否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好的想法和共识。

因为现在我将不得不等待，看看你告诉员工你从我们这里听到了什么。

这就像是转述秘密。每次将秘密传递给下一个人，内容都会略有变化。谢谢。

贝基·伯尔：

谢林，你想对肯的发言作出回应吗？

谢林·查拉比：

不，我不想 — 我感谢肯提出的意见。但我认为，我只想听到 — 是否承认有问题需要解决？以及与问题本身有关的一些特征。我们还没有进入解决方案制定阶段。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确立基础。因此 — 所以 — 我正在等待所有部分。谢谢你，肯。杰夫，也谢谢你。

贝基·伯尔：

好的。对此还有其他意见吗？唐娜？

唐娜·奥斯汀：

谢谢，贝基。我是来自 Neustar 的唐娜·奥斯汀。我要针对杰夫说的关于政策制定流程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杰夫和谢丽尔接受邀请，与 GAC 讨论某些问题，让他们了解 PDP，这非常棒。我认为当艾芙丽还在担任主席的时候，她也是参加了的。

理事会这周面临着一个问题 — 这是关于有效权利 PDP 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都知道，该工作组的主席曾在多种情况下与 GAC 谈论了有效权利。我们知道进行了这些意见交换。

我们收到了 GAC 的信函，GAC 在信中说不同意建议。这里是迭代。接下来 — GAC 向你们提供建议，然后理事会将向你们提供有关这会如何影响政策的信息。我们落实了这种流程。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克服问题。我不知道当我在说“我们”的时候，“我们”指的是谁。

但我认为，政策制定工作组很难在与 GAC 互动的过程中，在最终报告中达成建议，从而充分解决 GAC 建议或者甚至制定出一项流程，对我们为什么不接受 GAC 建议提供理由。

我认为还有一点 — GAC 专注于公共政策。PDP 在一定程度上不知道如何将这点考虑进去。我认为政策制定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

所以要让两者结合在一起有点困难。但是 — 就理事会而言，我们在每次会议上都与 GAC 交流。

但是 GAC 内部对于 GNSO 开展什么工作、它的职责是什么、PDP 是什么、采用什么机制（也就是在 ICANN 制定政策采用什么机制）以及他们如何适应仍然存在误解。

我们一直听说他们很难融入我们的流程，因为他们没有资源或时间。所以，他们的退路始终是 GAC 建议。

我认为从理事会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一定充分理解 GAC 面临的一些挑战。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开展对话，讨论我们如何确保人们了解他们的独立责任，以及我们可以如何找到向前推进的方式。

因为我认为，对于杰夫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将会发现的是，最终建议将来自于后续流程 PDP。对于 GAC 不喜欢的内容，他们就会以 GAC 建议作为退路。然后我们就会处于这样的位置，GNSO 批准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陷入僵局，因为那些事情还没有解决。

因此，我们需要在过程中找到一种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让董事会必须用六个月来审视这些问题，并试图与 GAC 一起挑选出某些问题或者 — 所以这很复杂。

我认为我们要么不明白对方的意见来自哪里，要么我们明白问题来自哪里并且我们使用现有的流程来解决它。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更多地与我们理事会一致，但我认为 PDP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PDP 主席努力让 GAC 参与进来，至少让他们了解最新情况。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没有解决问题。GAC 将以建议作为退路，然后我们陷入困境。我们不能以无法确定的时间来处理建议。谢谢。

贝基·伯尔：

好的，谢谢。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们可以转向你们的问题了，我会让你们来管理这个流程。

保罗·迪亚兹：

我是保罗 — 我们提交了许多问题。我们在来到这里之前召开了准备会议，在准备会议上我们想更改顺序。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我们今天想从这里的第二个列表项开始。我把这个问题读出来，方便那些看不到屏幕的人：董事会对 GDD 新任负责人有什么看法，承包商各方对任何临时安排的期望应该是什么？

我们希望在这里了解的是 GDD 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不仅是这位负责人，还有定期与我们互动的其他工作人员最近也有人离开组织。所以，大家知道，这肯定处于变化之中。我们想了解董事会的观点，你们从工作人员那里听到了什么？你们的期望是什么？在不断推进工作的过程中，那将如何帮助满足我们的期望？

贝基·伯尔：

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来听听跃然的意见。

马跃然  
(GORAN MARBY)：

感谢你的提问。如大家所知，董事会没有责任决定谁来担任 GDD 负责人。这就是我要说明的。我认为赛勒斯 (Cyrus) 会成为 GDD 的负责人 — 现在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我把 IANA 移到了 — 他叫什么名字？戴维·康纳德 (David Conrad)。好的。我累了。抱歉。抱歉，戴维。因为将 IANA 置于戴维·康纳德之下对我来说也是合乎逻辑的。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 我们总是抓住机会研究我们的组织方式。我们的组织方式是最好的吗？这就是我们正在研究的。

---

我们还没有开始替换流程，我们将在完成我们的第四个流程时开始替换流程。

非常感谢。

贝基·伯尔：

这是跃然向我们指出的，我想董事会一定在等着听取更多的意见。

我看到艾略特 (Elliot) 举手了。

艾略特·诺斯  
(ELLIOT NOSS)：

我是艾略特·诺斯。

与 GDD 新任负责人有关的一件事是，我想确保我们在 Tucows 的几年时间里，真正吸引了最好的客户、最好的销售人员、拥有最佳关系管理技能的人才，这些人才是与客户最相关的人，他们才能最好地将客户的观点返回给组织。有时候，我们感觉他们是在为客户工作。我不想谈论的具体的情况，我只想说最近的一件特别的事情，我更多地感觉到某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而不是对方 — 大家知道，我们不得不逆流而上。所以，我真的希望请跃然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时考虑到这一点。

谢谢。

保罗·迪亚兹：

下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乔纳森了，他将引导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

乔纳森·罗宾逊：

我要对前面的问题简单说几句。我很欣赏 GDD 的早期阶段，我要根据艾略特的观点说几句，当我们考虑 GDD 的最初设置和构想时，我们非常关注的是在过去的新的 gTLD 项目中，ICANN 非常认可运营客户 — 大家知道，它将 ICANN 推向了 — 从非常传统的做法转移到政策方面，承认其活动的主要部分都是在处理客户 — 这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一场大变革。

跃然，我尊重并欣赏 GDD 的早期阶段，现在出现了一些变革，现在是仔细考虑所发生的情况的适当时机，但是也许你们已经做好准备谈论更多与你们在考虑的问题有关的内容，即使你并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这对管理层提出的问题是，在你重新评估 GDD 的角色、职能及履行时，你会考虑什么问题呢？

所以如果你能够分享任何见解，告诉我们你对自己和团队有哪些直接的想法或问题，那就太棒了。

马跃然：

首先，我非常 —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从逻辑角度来看，事情发生在几周前。我们在那周进行了 KSK 轮转，之后，我们为这场重要会议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对我来说甚至还早。

这不是我们做事的方式。这是我们将要研究和讨论的事情，我向大家保证，我们不会尝试做任何愚蠢的事情，这将会为他人带来困难。

事实上，当我们深入讨论事情时，我们会试着了解哪些是无用功。我们之后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怎样改进？特别是对于你们的下一个问题，也就是 ICANN 关于 GDD 支出的计划是什么。你们知道，GDD 的支出占我们支出的很大一个部分，所以总会有可以重新思考的方面和改进的空间。但是我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乔纳森·罗宾逊：

好的。谢谢，跃然。我是乔纳森·罗宾逊。我已准备好要问问这几个额外的问题。我们希望一起提问这几个问题，这样就可能有机会一并讨论这几个问题，得到回复 — 以及/或者得到签约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意见。但是这里的两个要点，一个是关于审核的。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审核似乎已经在几个地方触礁并且已经停滞不前。我听到过的一个审核也许是 ATRT3。这项审核似乎是在等待未来的进展。所以能够听到董事会对这项审核的未来推进的看法，以及如何更普遍地适应战略思维，真的很好。

但是事实上，在我们开始谈论这点时，我们认识到，如跃然所说，一切都与金钱有关，与资源能力有关。能同时听到有关未来支出的想法真的很好，因为签约方机构对于多年来不断增多的开支十分敏感，而对现在而言，收入继续增长并不重要，事实上并未按照过去的节奏增长，并且没有任何意外收入的感觉，所以 — 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是这样。所以，能够听到你们对此问题的看法，真的很好。

事实上，那些看起来没有逻辑联系的问题其实存在一定的联系。所以事实上就是你们对于审核进度的回复。我们知道，昨天针对战略规划开展了大量的讨论，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别强调了。我们现在应该讨论当前对于支出的看法。

---

如果来自签约方机构的任何人认为我没有公正地对待这些问题，或者你希望这些问题得到怎样的答复，请提出来，把它补充进去。

谢林和其他同事，有请。

谢林·查拉比：

我要对审核问题进行回复，也许卡勒德 (Khaled) 想进行一些补充。

就在这场会议之前，我们发布了一篇博客，列出了我们的所有优先事项，我来重新强调一下我们提到的关于审核的关键点。我们说过，我们认为 — 就个人而言，我们认为特定审核和组织审核都取得了进展。我们说过，在此阶段，我们认为 ATRT3 将于 2019 年开始，我们仍然在为将来的特定审核和组织审核定义发展道路。所以 ATRT3 将不会停止。我认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已经要求成为会员，而我们董事会已经确定了我们要加入 ATRT3 的人。这必须继续进行，并将在 1 月初继续。我对此很有信心。

在其他方面，我们收到了关于初始提案的社群意见，我们最近完成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二份文件的公众意见征询。我们正在浏览这些公众意见，我们将定义和提出前进的方向。就在前不久。

卡勒德，你要补充吗？

卡勒德·库巴  
(KHALED KOUBAA)：

谢谢你，谢林。你说得很好。



我们需要强调的其他事情是，将会针对运营标准征询公众意见。运营标准是审核中非常重要的要素。我们需要社群对文件发表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可以为我们将来的工作提供指导，我们预计最终版本将会在 2019 年 4 月之前采纳。

我们仍在定义简化将来的特定审核和组织审核的途径。总体而言，从我们希望 ICANN 战略目标如何在治理层面以及社群利益相关方模型的逐渐成熟方面取得进展来看，这与战略规划有密切关系。所以我猜想，我们将会与社群一道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谢谢。

谢林·查拉比：

在我们进入关于减少支出的其他问题之前，你们认为我们是否已经回答了你们提出的关于审核的问题？

乔纳森·罗宾逊：

实际上可能还有另一条评论。

谢林，不要让我回答。让我们看看其他人是否也进来了。

贝基·伯尔：

我看到列表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贝基·伯尔。人们是否可以识别出自己，有人是通过远程方式参与的，他们不知道发言者是谁。

唐娜·奥斯汀：

我是来自 Neustar 的唐娜·奥斯汀。

---

谢林，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你说会制定一份与之相关的咨询文件并在六月发布。对吗？

谢林·查拉比： 你是在说治理吗？

唐娜·奥斯汀： 是的。

还有战略计划，据我所知，战略计划应该会在三月至五月最终完成。那么，这两份文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谢林·查拉比： 有联系。请记住，战略计划由一份详细的实施规划（或者我们所说的运营规划）提供支持。战略计划会展现战略目标、愿景、使命，但是不会提到有关如何实施的具体细节。

在这之后的咨询文件 — 我有信心，因为这是社群所说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治理模型中审视战略目标的这个部分。我们将如何实施是在此之后的问题了。社群咨询的一部分是为了注入到实施过程中。

这样回答清楚你的问题了吗？谢谢。

唐娜·奥斯汀： 是的。明白了。谢谢。

---

肯·斯塔布斯： 我有个简单的问题。当你对内容进行编号时，从所有这些计划开始，分解，实施，在某个时间点，预算只不过是一个量化的行动计划。那么，在哪个时间点，我们会看到我们希望花费多少钱来完成上述目标，以及如何将效率和效率与我们对目前拥有的资源的使用和过去取得的成果相比较？我们是否做得更好了？是否在绩效方面变得更差了？所有各个方面的问题。

谢谢。

贝基·伯尔： 罗恩 (Ron)，也许你要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谢林·查拉比： 我可以来回应一下吗？

贝基·伯尔： 我认为罗恩要来回应一下。

谢林·查拉比： 好的。罗恩，你请讲。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谢谢。我是罗恩·达席尔瓦。

肯，谢谢你的发言，我要简单说说战略规划工作和减少开支的必要性之间的联系。

我不禁想到了 — 因为我们有这个迭代过程来寻找改进，获得更好的执行方式，了解我们实际开展业务的方式的效益，所以有一些事情在我脑海中浮现，这将有所帮助。其中一点是，以持续和持久的方式参与预算编制流程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可能是签约方机构要考虑的事情。是否可以从你的社群中指派人员定期与工作组进行交流，如果你愿意，可以指派人员定期与正在进行预算编制过程的人员交流，以便我们保持连续性，确保来自签约方的意见以定期和一致的方式表达。因此，从某种指令形式来看，这可能是有价值的。

第二，我认为更为广泛的是，不仅仅讨论对预算编制流程的参与，还应该在所有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之间进行协调，而不是让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主席或领导层承担所有这些负担，比如正在完成哪些工作，优先事项有哪些，如何让这一切合乎情理。也许还有另一个机会，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领导层可以设立一个团体，让这个团体定期参与并负责针对我们的优先事项提出意见，确定是否应该将审核或 PDP 作为我们的优先事项。大家知道，就是你将参与哪些行动、哪些活动。所有一切都会产生工作量。所有一切都会造成志愿者疲劳。将这点与战略计划和相应的运营规划和即将谈到的财务要素联系起来。我认为我们构建得越多，就会越快 — 唐娜，我认为你是在询问权宜之计。我认为我们越多地采用某些结构，就可以更快地执行、更快地协调，进而就可以更快地履行这些工作，不会花费太多时间，我们是否代表了所有人？我们是否听取了所有意见？我们花费如此多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两个方面获得一些额外的结构，那对我们而言才是真正具有价值。

现在，对于跃然及其组织已经确定的效率的具体细节以及他们的预期，我很高兴听听跃然或哈维尔 (Xavier) 的见解。我看到他们俩都在这里。

马跃然：

好的。谢谢。

这里有两个问题。ICANN 作为一个机构，其费用增长的潜在问题存在于我们所做的其他事情中。我的意思是，在过去几年中，很好的例子是在过渡系统中建立了制衡机制。你们知道，设置组织 PTI，设置客户常任委员会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我们继续往前看，还有工作阶段 2 的实施成本和 CCT 审核。

所以我们在内部讨论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 — 这不是社群的错。这实际上是我的错，我们在哪里投入我们正在进行的决策的成本？会议策略。这很简单。

我们可以讨论 ICANN 组织的有效性，我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只是举个例子。去年，当我们看到预算中的资金减少时，我们开展了很多工作来做这件事，我认为我们相比预算减少了 450 万美元的成本，并且我们最终实际上也把钱捐出来了，存入了我们在一个预算年度里的储备资金。我认为社群中并不是人人都知道我们这样做了。

是的，的确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 ICANN 组织中做的。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好地讨论 ICANN 作为机构的优先事项以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两件事。其中一件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在一次公开会议期间将所有高管都聚集在一起。我认为至少有一位

来自于你们之间，那就是唐娜，我们第一次非常早地参与到流程中，我们正在讨论明年的预算，我们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当我们开始这个新的预算年度时，哈维尔给我提供了六周的缓解期，在这期间可以不用讨论预算问题。在这期间，我们将讨论我们对明年预算的一些基本想法。

所以我们已经把时间推迟了一点，我们可以在此过程中早点给社群提供互动机会，因为我们也意识到在此之前，我们在圣诞节之前做到了这一点，结果出于一些奇怪的原因人们想在圣诞节期间做其他事情，而不是查看我和哈维尔提供的 Excel 电子表格。

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基本原则，我们讨论基本原则的时间太短了。因此，我们正在进行为期两年的预算规划周期。

因为要能够从 Excel 电子表格中脱离出来，这个表格里列有 300 个项目，所有这些项目都与金钱有关，我们计划得非常非常具体。所以，我们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同意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我认为这很重要，但我们必须改变一些节奏，以便为社群创造机会，让社群真正聚集在一起并讨论 ICANN 作为机构的优先事项。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所以问题 —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抛回给你们的问题，与社群有关的问题：你们和社群认为哪些事情是我们的优先事项？

我很高兴你们将这个问题放在 ICANN 而不是 ICANN 组织中，因为我认为按照那种方式表述问题，你们也能了解自己在预算编制中的角色和优先事项。所以谢谢。

谢林·查拉比：

我想返回到肯和乔纳森提出的问题上。我知道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首先，我要对肯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战略计划如果没有财务支持就只是一个梦想，对吗？因此，在 ICANN 历史上，我们将首次制定一项为期五年的完全成本计划来支持战略计划，对吗？

我们将要进行这项工作 — 你说，我们会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份计划？在这个财政年度结束之前你们就可以看到运营规划的第一份草案了，或者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称为实施规划。

唐娜，在时间方面，是的，我们希望能在神户批准这项战略计划。我认为它是一个迭代过程。我们将会批准这项战略计划。之后，我们会编制成本预算。如果有我们无法负担的成本，我们就会重新进行调整。这就是流程。

请注意，我们正在为 2021-2025 财年制定计划，所以我们有时间做我们想做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此流程中开始得如此之早。

乔纳森，你的问题是 — 我知道你倡导的是，始终编制开支计划，让开支少于收入，对吗？这难道不是你的观点 —

乔纳森·罗宾逊：

对。可以公平地说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是的，这是我的观点。我很高兴确认这点，如果其他人想为此提供支持，他们会这样做。

谢林·查拉比：

我想来谈谈这个问题。今年，2018 财年，我们最终结算的结果是支出比预算少 10%，我们做到了。我们与 ICANN 组织合作，通过减少员工增长，在运营的许多方面提高效率，并且不 — 我要强调“并且不”这个词 — 并且不损害我们履行使命的能力。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目前也在与 ICANN 组织讨论我们将如何补充储备资金。我们的观点是，在未来五年左右，甚至更长时间，ICANN 组织应每年制定计划，从预算中抽取部分资金作为储备资金，达到每年大约 300 万至 400 万美元。

他们今年在 2018 财年这样做了。他们为储备资金注入了 300 万美元的资金。他们在 2017 财年注入了 500 万美元的储备资金。因此，两年来，他们一共为储备资金注入了 800 万美元的资金。所以我认为存在一种不同的文化方法。我非常感谢跃然，他实行了这种举措，这是向前迈出的非常非常积极的一步。

乔纳森·罗宾逊：

谢谢您，谢林。谢谢，跃然。我将对此做一个简短的回应，然后我会请其他人来发表看法。

我认为我们应该花一些时间对此表示认可，因为即使这不是全部条文，作为管理员工、管理企业的人，我想我们应该承认并认识到这不是 — 这些决定不是轻易就能做出的，这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且我听到罗恩、谢林还有其他人（也许是跃然）说过，在如何迭代方面改变你的思维方式 — 也许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充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当然会认识到你的想法似乎是迭代和改进，而不是愿望清单、成本、运行。这是一种战略计划、



成本；它与我们可以承担的价格不符；循环回来。因此，我从你们三个人这里听到的反馈是，就个人而言，至少是愿意认可。

我知道其他人想发表看法。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艾略特·诺斯：

我是艾略特·诺斯。首先，我想对乔纳森的发言进行一点补充。有两点没有说得十分明确，对储备资金的捐资减少了 1450 万美元，减少了 10%。我认为就签约方机构而言，我们都需要在我们自身的业务中处理这些问题。大家知道，这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应该呼吁更多组织为储备资金捐资。所以请大家共同呼吁，然后我们就可以共同呼吁各方捐资。我同意，你们所有人都做得很好。

第二点，我感觉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有机会让这点更加明确，也许 — 我知道这在许多方面都很难。当社群提出请求时，这可能会 — 即使处于高级别，即使艰苦和恶劣，支出可以 — 或者说成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与这些事物一起传达。

大家知道，ICANN 组织一直都在尝试从社群中获取优先事项，尝试听取社群的意见。我认为在这方面存在两大挑战。

第一是经常 — 我非常赞成这点 — 这是最响亮的，而不是最常见的，必须要倾听请求。这是一种艰难的平衡。但是如果有某种方式来收集意见，不是基于容量而是基于数量，这就可能很有趣并可以为某些请求附加成本。

就这两点而言，第一点做得很好。第二点，也许这是前进的道路，或者是某些版本。

---

最后是一个直接的问题，我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就是，新 gTLD 轮次中法定储备资金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还处于询问“什么”这个阶段。

谢林·查拉比：

我很乐意来回应一下。

我认为 — 目前，新 gTLD 中的余额，我们称之为剩余资金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法定资金，大约有 7500 万美元。我们一直在评估与此相关的风险。我们认为在此阶段，我们不希望触碰这笔资金，而是让其成为专项拨款。我想请哈维尔来回答这个问题。

例如，有人诱惑说，让我们拿出一些钱来存入储备资金。我们说，不，不要触碰这笔钱。我们此时会让其成为专项拨款，因为我们不相信风险已经降低到可以让我们提供这笔钱的程度。

哈维尔？继续吗？好的。

保罗·迪亚兹：

唐娜，你要做下总结吗？

唐娜·奥斯汀：

好的，我要说的很短。对于战略计划的时间安排，我参加了昨天的会议，我提出了一项请求，在董事会批准战略计划之前，社群有机会在神户围绕战略计划开展讨论。

我认为在这些事情方面我们有所遗漏的是，工作人员收集了公众意见，他们将回应收集在一起，然后继续进行后面的工作。但是社群作为一个整体，没有机会返回来再开展讨论。

这就是我提出的一个请求。我们可能需要讨论一下，这会对你们的时间安排造成什么影响。但我认为对于战略计划来说，它会持续五年，这很重要。

谢林·查拉比：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与我们所有人都密切相关。这是我们共同的计划。每个人都必须确保我们认可这份计划。谢谢。

格雷姆·邦顿：

好的。我是格雷姆。感谢各位的讨论。请返回上一张幻灯片，我认为我们应该深入探讨一些关于 GDPR 的问题。抱歉，各位。无论是什么问题，我们都无法逃避。

我认为之前是指定了唐娜来引导这项讨论，或者说领导我们开始这项讨论。

唐娜·奥斯汀：

我认为，你们知道，我们 — 当我们在考虑向董事会提交的问题时，我们讨论了如果 EPDP 没有满足时间要求会怎样。但我认为，我们希望重新表述这个问题以获得董事会的考虑，现在他们已经使用了临时规范作为一种方法 — 我在这方面没有做好 — 作为一种方法来制定为期 12 个月的政策。这对 PDP 流程本身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我理解这是一个加速 PDP，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 PDP 相同的框架。我们知道，我们认为 — 我们已经意识到，如果 PDP 可以在两年内完成，那几乎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我们理解为什么使用临时规范。但事实上，仅有 12 个月的时间来制定共识性政策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我们已经在 EPDP 团队中看到了这种情况，还有所需要的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事情。

我想知道，当你在考虑临时规范的时候，我理解从签约方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以合同协商的方式来做会更好。

所以我在猜想使用临时规范背后的想法以及你们认为它是否适合目的。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谢谢唐娜。我是克里斯·狄思潘。

最诚实的回答是，现在断言为时尚早。我认为我们显然正在对其进行观察。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中的一些人，我、里昂比其他人观察地更为密切，但我们都在仔细地观察。

我们很受鼓舞，特别是不久前取得的进展表面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但不言而喻，我们完全承认时间框架是非常困难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做的逻辑是，从完成需要完成的工作的角度来看，临时规范是有作用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内完成。我们也许需要围绕如何处理进行一些创造性思考 — 显然，我们将要围绕如何处理 EPDP 中的时间延迟（如有），以及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做一些创造性思考，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讨论。

作为一种总体观点，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另一种方式，那么也许 — 如果我们需要重新再做一次 — 希望我们不会这样 — 那么对于将来来说是很好。也许在考虑我们可以落实哪种紧急程序的时候，这会纳入有关治理模型的讨论中。我不会评论这是否属于合约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如果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贝基也许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合适人选。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我们非常清楚时间，并且非常清楚工作组成员所面临的压力。我们正在密切关注。

贝基·伯尔：

我的回答是，临时规范完全是合约的产物。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我想适当的做法是，这是一个临时规范，允许社群实际调查问题，并作为一项政策，根据我们的章程制定这些接下来的步骤。如克里斯所说，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

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让社群参与后续步骤的制定。差不多就是这样。

格雷姆·邦顿： 好的。谢谢。你是否也为下一个问题做好准备了？是保罗吗？

保罗·迪亚兹： 我只能介绍这个。仍然是关于 EPDP 这个主题。我们希望获得董事会的建议，董事会已做好准备采取行动。我们已经认识到时间框架的敏感性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可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特别是，如果工作组的成果出现延误的情况下。

更具体地说，我们有兴趣了解董事会如何处理责任问题、其他后勤步骤，特别是如果 ICANN 被确定为联合控制人。

克里斯·狄思潘： 又是我。

你们可以提问，是的。

马跃然： 我是在提出问题。你说的“如果 ICANN 被确定为联合控制人”是什么意思？被谁确定？我认为我们都同意的观点是，ICANN 的决策流程无法确立成为联合数据控制人的法律依据。这是由法律确定的，而不是由 PDP 来确定的。我不太能理解这个问题。

如果我能帮助进行回答我会提供帮助，但是这个问题我不太理解。也许是我比较愚钝。顺便说下，我是跃然，我说自己可能比较愚钝 — 便于进行记录。所以，从现在起，请叫我“布莱恩” (Brian)。

保罗·迪亚兹：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布莱恩。

---

好的。各位，我们来帮帮忙吧。我看到有人举手。肯。

肯·斯塔布斯：

抱歉，我完全不了解你们的流程，我是要询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类似于 Jones Day 这样的公司正在审查这个流程，也就是 EPDP，所以我们并没有最终完成，不得不将其剔除出来进行法律审查，目的是了解流程中是否有任何工作因为法律问题而无法完成。因为跃然的观点言之有理。我并不想制定一个在法律上无法实现的梦想流程。

马跃然：

现在，我以个人身份发言，因为我不是快速 PDP 的成员，我也不应该是。

我认为快速 PDP 中的人们在处理法律问题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们来自 ICANN 组织，我们将继续支持他们，因为我们在这项工作中保持中立。

但是我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当然，这其中涉及很多法律义务，数据控制人的作用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去年宣布我们 — 我想应该是在去年八月当我们开始整个 Calzone 流程的时候 — 我永远都不会再说我们对某个事物拥有数据控制权了。

但我认为其中存在着误解，因为我们 — 法律十分具体地针对数据控制人。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术语，举例来说，当我们为合规或数据保留而使用 WHOIS 数据的时候，我们就是数据控制人，因为我们现在掌控着数据。

但如果你做了一些超出法律范围的事情，我们就没有责任，因为这是你的责任，这让你成为数据控制人。

这是 — 这并不是法律上的错误。这是法律的特征。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弄清楚 ICANN 在使用 WHOIS 时减少签约方法律义务的法律可能性，我们非常感谢在这方面获得的支持。

因为数据控制权是这个问题的本质。我知道快速 PDP 非常了解这点。这是他们一直在讨论的事情，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因为我想提出一项提案。昨天我听到你们的一位代表提出了关于现在该如何做的问题。我想提出一点看法，这就是我们将提出一份提案。我们希望设立一个技术研究小组，因为你在给我们的信中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没有立即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技术方面有许多问题，如何使用 RDAP 提出潜在的技术模型，用于询问和接收问题。

我们完成了有关这个方面的思考。自那时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询问你们。但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小组。他们不是要讨论合法利益。他们不是要讨论目的。他们不是要讨论认证。他们要讨论的是技术解决方案，如何向签约方提问并获得回复。

我让拉姆 (Ram) 去 — 拉姆不是董事会成员，不在我的组织中，让他担任这类小组的一名协调员。我希望你们也将能够找到参与这类小组的参与者。

因此，我们没有采取提出解决方案、对其进行评论这种做法，而是设立一个互动小组来帮助我们开展工作。谢谢。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跃然。现在，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的，董事会已经做好准备根据共识性政策建议采取行动了，只等解决合法性问题。如果快速 PDP 提出一系列建议，只要这些都是合法建议，我就不会认为它们一定是我们采取行动的障碍。

为了确保我们尽最大努力避免任何困难，我们 — 作为快速 PDP 联络人的里昂和我，将进行与我们在 CCWG 中本质上相同的工作，这就是尽早提出董事会朝着发展方向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提出的疑虑，或者董事会可能拥有的关于实施某些要求实施的事情的疑虑。我们的目的是尝试确保我们为政策制定流程提供直接指南，以便我们在处理这项工作时，如果我们有任何疑虑，你们就可能已经知晓，因为我们将在会 PDP 过程中告诉你们。

实际的实施就是由 ICANN 组织在与社群协商的情况下处理的问题。跃然已经处理了 — 最后一个部分，并解释了 — 新的建议。在这个方面我没有什麼要说的了，看看其他人是否还有要补充的。

里昂·桑切斯：

我要对有关不合法（听不清）这个问题进行一点补充，我们讨论了获取外部法律建议（如果需要）的进展，我们正在做提议做的事情，我认为这正是 EPDP 主席提议的方法，即精心设计问题，缩小范围，以便我们提出非常具体的问题。在其他看到这些问题之前，问题会先经过 ICANN 法律部门浏览和审阅。只有当 ICANN 法律部门的回复就 PDP 来看没有法律依据时，才能要求外部顾问就该特定问题给出答案。所以，这与我们在 CCWG 中采用的流程非常相似，我们也试图在 PDP 中采用这样的做法。我的观点是，无论我们从 PDP 中得出的结果是什么，都必须绝对符合 GDPR。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里昂，你已经触发了，如果我可以 — 保罗，你也触发了我脑海里的一些事，里昂所说的都是正确的，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正在处理的一些事，作为律师这不是 — 这不是我所说的重要法条。这是一种广泛应用的规范，没有经过测试，没有先例，没有形成成文法律，因此 CRISP 的肯定/否定法律建议很可能不会出现。很有可能对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事情的可能性进行法律风险评估。这就是为什么跃然和团队一直以来如此努力地工作，以尝试说服欧洲国家中相关的数据保护人员为我们提供意见和指导，因为如果缺乏这些意见和指导，工作就很难开展。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在表示肯定，但我可以找到对此表示否定的人。这才是我们在这方面处理的真正挑战。谢谢。

格雷姆·邦顿：

我叫格雷姆·邦顿。谢谢克里斯，谢谢里昂提出的意见。我简单地说几句，我要对跃然关于技术小组的发言表示支持，我认为我们需要把它带回我们的利益相关方团体，并且再考虑一下。显然，我们希望确保我们遵守 EPDP 流程，并且我们没有破坏其工作。如果这种行为可以进行约束，让其采用其他方式，那么可能会有益。我们会将其收回，与你们进行更多对话，看看会是什么样。

我看到跃然竖起了大拇指。克里斯蒂娜 (Kristina) 想要发表意见。那儿有一个麦克风。

克里斯蒂娜·罗塞特  
(KRISTINA ROSETTE):

我是克里斯蒂娜·罗塞特，亚马逊注册管理机构和 EPEP 工作组成员，代表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我想回答跃然最初提出的关于 EPDP 在什么背景下做出决定或发现的问题，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背景是，评估和设定非常清晰的目的以进行数据处理。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会考虑若干问题，包括 — ICANN 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参与方有哪些，各方的职责是什么。在数据工作表中，我认为这个工作表已经在昨天的高关注度会议上进行了简单分享，我预计当这个工作表被纳入初步报告时会引起极大的兴趣，你们将会看到工作表的全文。

我非常希望借此机会代表签约方向大家强调，我们全面致力于 EPDP 工作组的成功。出现这种失败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成为阻挠者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一直非常努力和富有诚意地开展工作，并且力求建立共识。我们必须遵守法律，所以我们在最初选拔成员和候补成员时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旨在确保选拔出具备 GDPR 法律专业知识的成员和候补成员，例如艾米莉·泰勒 (Emily Taylor)、艾伦·伍兹 (Alan Woods)、林赛·汉密尔顿-里德 (Lindsay Hamilton-Reid)、福尔克尔·格莱曼 (Volcker Greimann)。

除此以外，我们非常重视构建广泛的支持团队。所以除了成员和候补成员之外，每个利益相关方团体都集中了若干额外的利益相关方团体成员，这些成员可以按照要求开展研究和起草工作。简而言之，我只是想代表签约方机构强调，我们非常努力地尽我们所能来确保这项工作取得成功。谢谢。

---

贝基·伯尔： 我要代表董事会感谢签约方机构在此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我只想消除疑虑，虽然我们关注时间和所有的 — 就像董事会也致力于确保 EPDP 的成功一样。

格雷姆·邦顿： 谢谢，贝基。谢谢，克里斯蒂娜。我是格雷姆。我想我们接下来应该讨论一些“其他事项”了。唐娜应该要说一点。你准备好了吗？或者我们是否要继续提出其他一些问题？好的。有请。

唐娜·奥斯汀： 谢谢，格雷姆。我是唐娜·奥斯汀。我要指出一点 — 我们制定有关于快速 PDP 的流程。我不知道我们制定有快速 RIRT 流程，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尽快得到考虑，而不是稍后再讨论，我认为这可以让你们以合理的方式推进实施，并且从 GNSO 角度来看，还有两个 PDP 需要在同一时间完成，以便成为影响因素中的一员。

克里斯·狄思潘：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问题，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我不是在提建议，我是在提问。政策建议可以建议 — 作为政策，临时规范继续运行一段时间并同时实施新的规范，这种做法可行吗？所以不是我们必须更新规范，而是它变成了政策建议？

唐娜·奥斯汀： 我不知道，克里斯。但是我想，如果临时规范有所变更，如果政策变更了临时规范，你们需要处理变更，以便 —

---

克里斯·狄思潘： 我们不能 — 最后，无论是什么，我认为是一 — 根据章程，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再更新了。所以我们所说的是，鉴于我们 — 如果我们需要实施时间来将政策 — 如果临时规范成为临时政策，而同时政策正在实施，那么 — 我脑袋里的大概记忆是这样的，这实际上可能是处理时间安排的一种方式。

唐娜·奥斯汀： 对。一项建议是，在政策开始实施之前，仍然实施临时规范。

克里斯·狄思潘： 作为一项政策来实施。

贝基·伯尔： 它应该根据政策建议，在临时基础上作为政策来采纳 — 成为实施 X 个月的政策或者类似的事物。

格雷姆·邦顿： 谢谢你们两位的发言。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更多方面。我是格雷姆。

克里斯·狄思潘： 我很高兴我提出了这点。

格雷姆·邦顿： 我看到了红色警示 —

---

发言人（姓名不详）： （不在麦克风前）。

格雷姆·邦顿： 对。我们正在考虑这个，听起来是这样。看到会议室里大家纷纷扬起眉毛，这就告诉我，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考量。唐娜，你还有要说的吗？

唐娜·奥斯汀： 我有一个 — 这并不在议程上。

格雷姆·邦顿： 我们的会议时间还剩下 14 分钟，我们已经完成了大多数议程事项，讨论了我们想讨论的大多数问题。所以在剩下的时间里，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其他事项”中的内容，看看董事会是否还有其他事情要告知我们。请讲。

唐娜·奥斯汀： 谢谢，格雷姆。我是来自 Neustar 的唐娜·奥斯汀。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获悉，GAC 重新提出了二级双字符问题，我们想清楚地表明，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采取的措施不会造成阻碍。我们 — 许多 TLD 都在二级授权双字符域名。在二级使用这些域名不会产生与此相关的问题。据我们所知，没有人提出投诉。如果能向 GAC 提供消息，并且如果我们可以恳求董事会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倒退，那么我们会非常感激，因为目前很难做到这点。谢谢。

贝基·伯尔：

有人要回应吗？我认为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格雷姆·邦顿：

好的。这很容易。谢谢唐娜。我是格雷姆。董事会还有事情要对我们说吗？我想我们的问题到此结束了。签约方机构还有人要发言吗？没有？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可以早点儿去吃午饭，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到高兴。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与董事会一起召开会议的时光。感谢大家邀请我们来到今天的会议现场。我们期待在本周剩余的时间里继续与大家沟通、互动。感谢大家。

[会议记录结束]